

好家风

我家的老规矩

打小我就记得，家里有条不成文的老规矩：甭管啥好吃的，头一口、头一份，总得先紧着老人。

我的曾祖母，其实并不是奶奶的亲婆婆。可奶奶待她，那份心比亲的还真诚。那时候，姑姑在宣化上班，宣化的葡萄是出了名的甜。姑姑挂念家里，常托顺路人捎回来一些。只要葡萄一到，奶奶准会挑那些品相最好的装上一篮子，急匆匆地给曾祖母送去。曾祖母坐在炕沿上，捏起一颗葡萄慢慢地送进嘴里，眉眼便弯成了月牙儿，笑得比葡萄还甜。

上世纪 60 年代初，村里普遍种的是玉米、高粱，大米可是稀罕物，平常日子根本见不着。我姨家住在农垦区，那里种水稻。每年春节，表兄总要

老夫老妻

老伴爱雪，尤其爱踏雪。12 月 12 日，唐山市下了今冬第一场雪。虽然不厚，却已足以让她欢喜。吃过早饭后，我们便一同出门，向郊外走去。放眼望去，四野银装素裹，晶莹洁白，我们的心情也随之明亮起来。73 岁的老伴笑得像个孩子——好久没下雪了，她终于可以尽情踏雪了。

我牵着她的手，朝无人踩过的地方走去。雪地很静，耳边只有脚下发出的“咯吱、咯吱”

亲情树

我的“唠叨”婆婆

以前，我最怕婆婆的唠叨。直到那个秋末，我得了一场重感冒，来势汹汹。头两天还硬撑着，到了第三天，便彻底起不来了，浑身骨头像是被醋泡软了，又酸又痛。头脑也是昏沉的，只觉得窗外灰白的天光，一晃一晃的，叫人眩晕。

先生出差在外，家里只剩我和婆婆。她忙进忙出，脚步声极轻。我昏睡着，时梦时醒。有一次，在蒙眬中，我感觉一只粗糙而温暖的手，轻轻地探了探我的额角，又替我掖了掖被角。那动作，轻柔得像一片羽毛落下。我勉强睁开一丝眼缝，看见婆婆坐在床边的矮凳上，就着窗外微弱的光，手里竟在做着一件极细致的活计——她在剥莲子。

那一小碗莲子是雪白的，她枯瘦的手指，正耐心地、一颗一颗地，将莲心里那根碧绿的、味苦的芽芯拈出来。她低着头，神情是那样专注，仿佛在做一件十分要紧的大事。屋子里静极了，只听得见她轻微的呼吸声，以及莲子落入白瓷碗里时极清脆的声响。

婆婆没有说话，一句唠叨也没有。可就在那片无言的寂静里，我望着她佝偻的背影，望着那碗渐渐满起来的、去了芯的雪白莲子，心里那座由烦躁筑起的堤坝，仿佛被一种更温柔、更强大的力量，瞬间冲垮了。往昔那些令我厌烦的唠叨，此刻像零落的珠子，被这无声的场景一下子串了起来——那清晨的叮嘱，是怕我空着肚子；那雨天的絮叨，是怕我受了风寒；那灯下的

背上几斤大米来走亲戚。收到大米，母亲会分出一半，让我给奶奶送去。母亲常说：“她拉扯一家子不容易，没吃过几顿好饭，这稀罕东西，得让她先尝。”奶奶用大米熬成粥，端起来喝一口，总要咂摸好一会儿，然后感慨地说：“这米粥，稠糊糊的，真好吃。”

好家风就像院里的那棵老槐树，根扎得深，叶长得茂，阴凉自然就会传到下一辈。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六弟和弟媳是最出色的榜样。他俩都上班，经常要去外地出差。不管是去北京、天津，还是去更远的地方，回来时准不会空手，总会带上一些当地的特色食品，比如天津的酥皮点心、北京的全聚德烤鸭……到了家，东西全往父母屋里提。逢年过节，单位分的水果，六弟和弟

陪老伴踏雪

声，像一支轻快的乐曲。这声音让她格外开心，对她而言，这便是最美的音乐。路上有时遇到沟坎，我们便互相搀扶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不知不觉间，两个多钟头过去了。尽兴而归时，心中满是平静与喜悦。

老伴如此喜爱踏雪，其实有几个原因。一是她爱洁净，雪后万物清澈，空气也清新，令她心神舒畅。二是雪总能唤起她童年的回忆：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往事浮现，仿佛又年轻起

来。三是雪中还藏着我们共同的记忆。当年我在乐亭县插队时，她曾几次前来探望。有一个雪后的清晨，我俩踏雪步行了十几公里到县城，再坐长途车回家。那段相依前行的时光，她始终记得。如今每次踏雪，她仍会说起。

知晓了这些，我便更愿意陪她一起踏雪、回忆了。我愿陪她在雪中慢慢走，一直走向温暖的晚年。

如今，我快 70 岁了。孩子们有了什么好吃的，总会往我家里送；孙辈们有了什么好吃的，也总是往我手里塞。我的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、特别暖和——这老规矩，没丢；这股子把老人放在心尖上的热乎劲儿，还在我家一代代往下传。

最暖的家风，往往就藏在那最先递给老人的一块点心、一碗热粥里。它不声张，却让一家人心里都亮堂、都踏实。这寻常百姓家代代相传的“孝”与“敬”，正是最朴素、最珍贵的传家宝。

艾立起/文



取景

孙世华/摄



知音

朱雨夫 / 摄



雪趣

尚俐君/摄

李湘杰/文

孝/敬/父/母
关爱老人
LOVE

百善孝为先



老有所依

燕赵老年报广告部

帮点小心

转让

石家庄市王先生，转让一辆轮椅和一些胃管、针头、纸尿裤、尿垫。联系电话：13103017812。

编辑提醒：本栏目为读者免费刊登服务信息，请您仔细甄别，以免上当受骗。想刊登信息，可拨打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。